

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乡村独居老人互助养老困境及优化路径——以烟台市村庄实地调查为例

陈炫逸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0

DOI:10.61369/ASDS.2026070015

摘 要 :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独居老人数量持续增长, 互助养老成为应对乡村养老困境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以山东省烟台市3个村庄为田野调查点,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从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四个维度分析乡村独居老人互助养老的运行困境。研究发现, 个人层面存在互助意愿与能力不匹配, 家庭层面核心支持功能呈现“虚拟化”特征, 社会层面社区组织资源匮乏、非正式网络缺乏组织化, 政府层面政策供给与乡村内生需求出现脱节等问题。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系统衔接不畅, 以及行政逻辑与社区逻辑之间的冲突。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建立需求反馈机制、培育本土化社会组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等优化路径, 以推动乡村互助养老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关 键 词 : 乡村独居老人; 互助养老; 社会支持网络; 需求层次; 困境

The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 Taking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Villages in Yantai City as an Example

Chen Xuanyi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0

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deal with the plight of rural old-age ca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this paper takes three villages in Yanta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field survey points,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 dilemma of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family, society and government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mutual assista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core support function at the family level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izatio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resources at the social level are lacking, the informal network is lacking in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icy supply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is out of line with the rural endogenous demand. The root of the above dilemma lies in the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support system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ogic and community logic.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demand feedback mechanism, cultivate localized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build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tern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pension system. .

Keywords : rural elderly living alone; mutual assistance for the aged; social support network; level of demand; dilemma

引言

中国农村当前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人口结构转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得数据表明, 农村当中60岁、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里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3.81%, 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城镇地区15.82%的水平。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农村劳动力出现外流的情况, 大量农村家庭呈现出“空心化”的特点, 独居老人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持续减弱, 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面临着

非常严峻的挑战。

针对这样的现实困境，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成本较低且方式灵活多样的养老模式，受到了政府、社会组织、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发布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互助养老^[1]，各地随后相继出现了“幸福院”、“时间银行”、“邻里互助”等多种实践形式。这些新型的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养老的压力，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可持续性不足、参与度不高、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

所以，“社会支持网络里的各个主体在满足乡村独居老人互助养老需求这件事情上，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存在哪些‘错位’与‘缺位’的情况？”成了急需给出答案并且加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山东省烟台市的3个村庄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建立起“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四维分析框架，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考察乡村独居老人互助养老的运行困境、其背后深层的原因，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一、乡村养老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一）乡村独居老人的养老需求

乡村老年人养老需求问题，学界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早期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像是饮食起居、医疗等物质方面的保障内容。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学者们渐渐意识到老年人需求具备多层次的特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划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这个理论框架在老年人需求分析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白维军和王欢（2023）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生存保障^[2]，转变成了医疗照护、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多元化的方向。郭静等（2023）通过对全国老年人孤独感影响因素展开分析表明^[3]，独居老人精神孤独的问题比较显著，超过60%受访独居老人称自己“常感孤独”。代秀亮（2025）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显示^[4]，农村独居老人在医疗护理方面需求的满足率不足40%，远远低于城市水准。上述这些研究都表明，乡村独居老人养老需求展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仅仅依靠单一主体很难充分满足这些需求。本文把马斯洛需求理论和农村独居老人实际需求进行对应，建立了一个从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的分析框架，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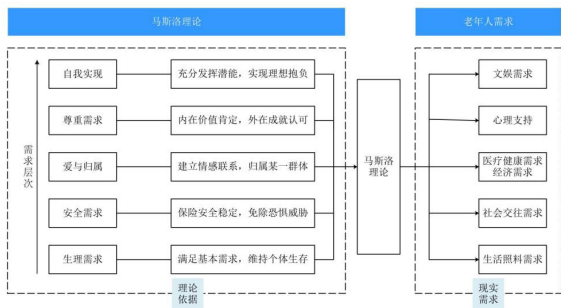


图1：马斯洛需求理论与农村独居老人现实需求

（二）互助养老模式

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的“多代屋”模式、日本的“社区互助”体系以及英国的“时间银行”实践，都为我国乡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国内学者对互助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在模式总结、运行机制和效果评估等方面。严红（2024）对农村内生式互助养老的个案研究表明互助养老在降低养老成本增进邻里关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5]，但也面临资金短缺、管理松散等挑战。张世青（2024）通过对农村互助养老制度进路的分析发现政府主导型模式在资源动员方面效率较高^[6]，但社区参与度偏低；而社区内生型模式虽然参与度较高，但资源整合能力有限。李根等（2024）的研究则指出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普惠机制”的有效建立^[7]，即参与者能够在给予和获取帮助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三）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源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领域，强调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物质帮助、情感支持和信息指导等资源。王辉（2023）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个体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获得的使其感到被关心^[8]、被爱和被尊重的资源与信息，并强调社会支持是农村互助养老长效机制的理论基础。陈义媛（2023）进一步区分了情感性支持^[9]、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评价性支持四种类型，并指出农村社区的组织基础对各类支持的供给具有关键作用。在国内学界，汪龙鑫等（2024）将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引入农村互助养老研究^[10]，发现社会网络规模和支持强度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并从结构—行动视角揭示了互助养老的行动逻辑。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乡村独居老人养老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需求分析、模式比较和政策建议等方面。部分学者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考察了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单一支持主体的分析，缺乏从社会支持网络整体视角出发，对网络整体协同性的系统考察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协同效果。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强调，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并非来自单一来源，而是由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等多个主体构成的网络共同提供。当这一网络中的某些节点出现“断裂”或“缺位”时，个体的需求便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四维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个人”维度关注独居老人自身的互助意愿与能力；“家庭”维度考察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功能及其变化；“社会”维度分析社区组织、邻里关系等非正式社会网络的作用；“政府”维度审视政策供给、资金投入等正式支持系统的运行状况。四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当某一维度的支持功能弱化时，其他维度能否有效“补位”，直接决定独居老人的需求满足程度。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把文献分析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当作主要的研究工具。质性研究方法适合于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解，能够揭示定量研究不容易捕捉到的细节与过程。文献分析法用来梳理相关政策文件与已有研究成果，为研究给予理论支撑、背景信息。半结构式访谈法是本文的核心数据收集方式，借助设计开放性的访谈提纲，引导受访者围绕互助养老的参与体验、需求感知、困难评价等主题进行叙述。参与式观察法则用于记录村庄互助养老活动的实际运行情形，补充并且验证访谈信息。本研究设计了《互助模式下农村独居老人养老需求调查问卷》，问卷详细内容可见附录。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老人的基本情况、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养老需求、互助意愿等维度。

（二）田野点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牡平区和莱山区的3个村庄作为田野调查点。把烟台市当作调查对象，主要因为该市是山东省老

龄化程度较高的地级市之一，其农村独居老人问题很有代表性。并且，该市从2018年起就在不少村庄积极推进互助幸福院建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为研究提供充分的观察素材。

田野调查在2025年7月至8月这个时段进行，一共访谈了32人。其中，有18位独居老人（7位男性、11位女性，年龄在65至87岁之间），5名村干部，4名幸福院工作人员、5名村民代表。由于受访者身份特征和信息密度有差异，本研究对访谈时长做了差异化安排：因独居老人年纪大且精力有限，访谈大多在轻松的聊天氛围中进行，时长控制在30至40分钟。村干部、村民代表在村庄治理与公共事务这方面有所涉及，信息涵盖的维度比较广泛，访谈的时长大概是50分钟至60分钟，幸福院工作人员重点关注日常运营方面的细节，时长大概在40分钟至50分钟，所有的访谈都是在获得受访者同意之后进行录音，随后整理成为文字稿。参与式观察累计的时长大概是60小时，主要观察幸福院日常运营的情况、邻里互助活动的组织形式、村庄公共空间的利用状况。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烟台市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特征跟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别。所以，本文的田野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发现、结论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来理解，不适合简单地推广到所有乡村地区。

表：受访者基本信息

受访者类别	编号	人数	性别	年龄范围	访谈时长	主要访谈内容
独居老人	A01 - A18	18	7男11女	65 - 87岁	30 - 40分钟	互助养老参与体验、需求感知、困难评价
村干部	B01 - B05	5	—	—	50 - 60分钟	村庄养老现状、政策落实情况、互助养老组织管理
幸福院工作人员	C01 - C04	4	—	—	40 - 50分钟	幸福院运营状况、服务内容、工作困难
村民代表	D01 - D05	5	—	—	50 - 60分钟	邻里互助现状、村庄公共空间利用、社区参与意愿
合计	—	32	—	—	—	—

注：独居老人年龄范围为65 - 87岁，其余类别受访者年龄未作限定。“—”表示该栏目不适用或未收集。资料来源：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整理。

三、研究发现

（一）需求侧呈现多元化

经过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乡村独居老人的养老需求并非仅仅局限于基本的“温饱”问题，而是展现出了多层次的特点。

从生理需求层面来看，接受访问的老人普遍表示在日常起居方面存在困难。比如一位78岁的女性老人（编号 A03）说道：“我的腿脚不太好，做饭和洗衣服都很费劲，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一顿饭。”

在安全需求层面，医疗照护成为了最为突出的需求。不少老人提到，村庄距离乡镇卫生院较远，要是突然生病很难及时去就医。一位82岁的男性老人（编号 A07）表示：“最担心的就是半夜突然发病，身边连个能打电话求助的人都没有。”

在社交和情感需求层面，独居老人的孤独感非常强烈。在访谈过程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老人都主动提到了“孤独”“没人说话”等感受。一位编号为 A12 的71岁女性老人在访谈过程中多次

忍不住落泪说道：“孩子们都去外地打工了，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平日里连个能上说上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只能对着电视讲一整天的话。”

在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层面，有一部分身体状况相对较好的低龄独居老人表达出了想要参与社会活动并且发挥自身余热的意愿。一位编号为 A15 的68岁男性老人讲道：“我现在还能干得动，如果能够去帮助其他老人，自己心里也会觉得挺有意义的。”

对各个层面的需求做综合分析之后，都能够表明，乡村独居老人的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生存保障朝着医疗、情感、社会参与等多样化的方向发生转变。这种需求结构所具有的复杂性，对互助养老的支持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多主体协同支持网络的“断裂”与“低效”

1. 个人主体互助意愿与能力不匹配

调查发现，乡村独居老人对互助养老普遍持积极态度，18位受访老人中有15位表示“愿意参与互助活动”。但这种意愿在实际转化为行动时面临显著障碍。低龄老人（65至70岁）虽然互助意愿较强、身体状况相对较好，但往往需要照顾配偶或孙辈，时间和精力有限。一位69岁的老人（编号 A15）说：“我自己还有老伴要照顾，能帮别人的时间不多。”高龄老人（75岁以上）虽

然对互助服务的需求最为迫切，但自身身体状况限制了其参与互助的能力。一位83岁的老人（编号A09）坦言：“想帮忙也帮不动了，自己走路都费劲。”

这种“有意愿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能力”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个人层面的互助供给严重不足。调查中还发现，部分老人对“互助”存在认知偏差，将其简单理解为“免费帮忙”，缺乏“互惠交换”的意识，这也影响了互助活动的可持续开展。

2. 家庭主体核心支持功能的“虚拟化”与“远距离”

家庭向来都是中国人养老时首要依赖的对象。然而在城镇化的背景状况下，农村家庭的养老支持功能出现了深刻的改变。在被调查的18位独居老人里，其中有14位老人的子女常年都在外地打工，平均每年回家看望老人的次数不到3次。家庭支持展现出显著的“虚拟化”特性，子女主要借助电话、微信视频等途径与老人保持联络，给予老人的是情感上的慰藉并非日常的照料。

一位76岁的女性老人（编号A05）说道：“孩子们打电话过来询问有没有吃饭、身体状况如何，可是在电话里他们没办法帮我做饭，也不能陪我去看病。”这样一种“远距离”的支持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人情感上的孤独，但是却无法取代面对面的日常照料。当老人遭遇突发状况的时候，家庭支持缺失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一位村干部（编号B02）表示：“村里有个老人半夜摔倒了，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联系上在外地的儿子，等儿子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家庭支持的弱化并非子女不孝顺，而是由结构性因素所造成的。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机会、子女自身面临的经济压力、农村公共服务不完善这几个方面，共同致使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3. 社会主体社区组织资源匮乏与非正式网络缺乏组织化

社会层面的支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幸福院为代表的正式社区组织，二是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网络。调查发现，3个调查村庄虽已建立幸福院，但运营状况参差不齐。其中一个村庄的幸福院因资金短缺已处于半停运状态，仅能提供偶尔的棋牌活动；另一个村庄的幸福院则服务内容单一，主要以午餐供应为主，缺乏医疗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一位幸福院工作人员（编号C02）坦言：“我们这里就两个工作人员，都是村里的妇女，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能做的很有限。”3个幸福院的运营资金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和村集体收入，缺乏稳定的社会捐赠和自我造血机制。

在非正式社会网络方面，邻里互助仍是乡村独居老人获取日常帮助的重要渠道。但这种互助主要基于情感和地缘关系，缺乏组织化和制度化。一位村民代表（编号D03）说：“谁家老人有困难，邻居看到了会帮一把，这都是自发的，没有个固定的规矩。”随着村庄人口外流和社区交往的减少，传统的邻里互助网络也在逐渐弱化。

4. 政府主体政策供给与乡村内生需求脱节

政府是乡村互助养老的重要推动者和资源供给者。调查发现，政府在推动互助养老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政策供给与乡村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脱节。

在政策制定方面，互助养老政策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推

行方式，缺乏对乡村内生需求的充分调研。一位村干部（编号B01）反映：“上面下来的政策都是统一的标准，可每个村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村老人多、有的村老人少，一套标准管所有村，效果肯定打折扣。”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的投入以“输血”为主，缺乏“造血”机制。3个调查村庄的幸福院每年获得的政府补贴在2万至5万元之间，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维护和基本运营开支，难以支撑服务内容的拓展和质量的提升。一位村干部（编号B04）说：“补贴年年有，可就那么多，光维持运转就紧巴巴的，哪还有钱搞别的。”

在考核评价方面，政府对互助养老的考核偏重于硬件设施和覆盖数量等可量化的指标，对服务质量、老人满意度等软性指标关注不足。这种考核导向导致部分村庄在互助养老建设中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

四、讨论与结论

（一）核心发现

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从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四个维度系统探究乡村独居老人互助养老的运行困境。研究发现，当前乡村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存在明显的“断裂”与“低效”现象。个人层面，互助意愿与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匹配；家庭层面，核心支持功能呈现“虚拟化”和“远距离”特征；社会层面，正式社区组织资源匮乏，非正式网络缺乏组织化；政府层面，政策供给与乡村内生需求存在脱节。这些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家庭支持的弱化增加了对社会支持和政府支持的压力，而社会支持的不足又进一步加重政府的负担，形成一种“补位不足、错位叠加”的恶性循环。

（二）困境的深层原因

乡村独居老人互助养老所面临的运行困境能够通过两个方面来予以理解。正式支持系统跟非正式支持系统之间没能顺畅衔接是其直接缘由。在理想情形下，正式支持系统也就是政府、社区组织应该与非正式支持系统即家庭、邻里建立起互补关系。然而在实际状况中，二者之间欠缺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政府所推行的互助养老政策常常绕过家庭、邻里等非正式网络，直接于社区方面建立正式组织，致使正式组织跟非正式网络之间出现“两张皮”的状况。

行政逻辑与社区逻辑之间存在的冲突是深层次原因。政府推动互助养老依照的是行政逻辑，侧重于统一标准、量化考核、效率优先。而乡村社区依照的是社区逻辑，注重人情关系、互惠交换、因地制宜。当行政逻辑在互助养老建设中占据主导时，政策往往很难契合乡村的实际需求，从而造成“上面热、下面冷”的尴尬情形。这一发现和张世青（2024）关于“政府主导型模式社区参与度偏低”的研究结论相互呼应^[7]，不过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脱节的内在机制，也就是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三）优化路径

基于上述发现和讨论，本文提出以下优化路径。在政府层面，应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机制。政策制定前应充分调研乡

村独居老人的实际需求，允许各村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考核评价应从偏重量化指标转向兼顾服务质量、老人满意度等软性指标。资金投入应从单纯的“输血”转向培育“造血”功能，如支持幸福院开展适度的有偿服务、引入社会企业运营模式等。

在社会层面，应着力培育本土化社会组织。可以发掘和培养村庄内部的“积极老人”和“热心村民”，将其组织起来成为互助服务的骨干力量。同时，应促进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网络之间的衔接，将邻里互助纳入幸福院的管理体系，为自发互助提供组织保障和激励支持。本文构建了“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元协同的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参与机制框架，如图2所示，强调三方应在各自合理定位的基础上形成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家庭和个人层面，应探索“远程照料+本地互助”的协同模式。鼓励子女通过技术手段（如远程健康监测设备）参与老人日常照护，同时依托社区互助网络提供面对面的日常服务。对于有互助意愿和能力的低龄老人，可以通过“时间银行”等制度设计，将其互助行为转化为可积累、可兑换的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互助的可持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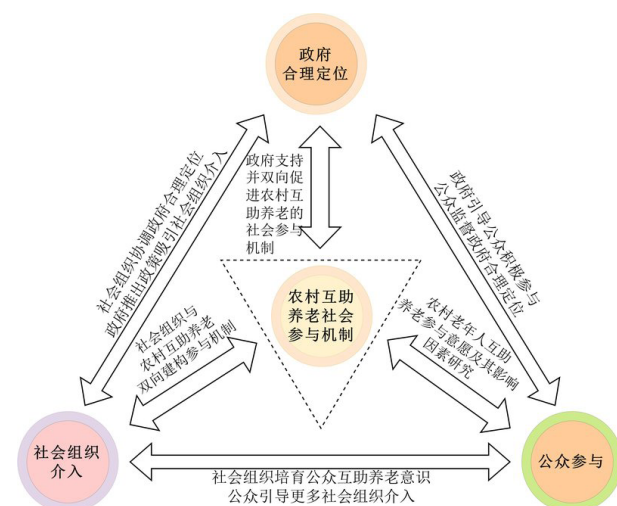


图2：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参与机制框架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构建了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参与机制框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田野调查仅涉及山东省烟台市的3个村庄，样本规模较小且地域集中，烟台市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化特征与中西部农村存在差异，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受到一定限制。其次，研究以质性方法为主，侧重于对困境的深度描述与机制阐释，未能对四个维度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检验。再次，受访者的回忆和叙述可能存在主观偏差，社会期望效应及研究者身份亦可能影响数据的客观性。

未来研究可选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村庄开展比较研究，检验结论的跨区域适用性；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引入量化分析对社会支持网络各维度关系进行检验；并且考虑开展纵向追踪研究，考察互助养老政策的长期效果。

附录一 互助模式下农村独居老人养老需求调查问卷

互助模式下农村独居老人养老需求调查问卷

调研说明：您好！我是山东工商学院的学生，首先请原谅打扰了您的工作和休息。该问卷是乡村互助养老研究的一部分，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帮助。这将花费您一点时间，我们保证对您的信息保密，由衷的感谢您的合作！

一、您的基本情况

1. 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2. 您的年龄（岁）
A 60-64 B 65-69 C 70-74 D 75-79 E ≥80
3. 您的文化程度
A 小学及以下 B 初中 C 高中或中专 D 大学及以上
4. 您目前的身体状况
A 很好（还可以照顾别人）
B 较好（一般不需要别人照顾）
C 一般（有时候需要别人照顾）
D 较差（完全需要别人照顾）
5. 您的主要出行情况
A 无法外出 B 自主
C 拐杖 D 轮椅
E 其他_____
6. 您的主要出行时间段
A 早晨 6-8 点 B 上午 8-10 点
C 中午 10-13 点 D 下午 13-16 点 E 晚上 16-20 点
7. 您的主要出行距离（单程）
A 步行 10 分钟以内 B 步行 10-20 分钟 C 步行 20-30 分钟
D 步行 30 分钟以上 E 几乎不出行
8. 您能接受的最远出行距离（单程）
A 步行 10 分钟内
B 步行 10-20 分钟
C 步行 20-30 分钟
D 步行 30 分钟以上
E 几乎不出行
9. 您的主要经济来源[多选题]
A 退休金（养老保险金）
B 股份红利/房屋租金等 C 子女赡养 D 老伴供养
E 仍在工作获得劳动报酬 F 务农 G 政府低保/福利补贴

1

10. 您最理想养老状态

- A 单独在家养老 B 和老伴共同生活 C 和子女共同生活
D 入住福利院/敬老院
E 在家养老，村民互助解决生活困难
F 其他_____

二、您的需求情况

11. 在以下生活服务类设施中，请选出您最需要的 1-3 项[多选题]
A 商店、超市 B 理发店
C 快递驿站 D 老人文娱场所 E 老年餐桌
12. 您希望在文化设施内开展什么活动？
A 广场舞 B 宗教活动 C 棋牌 D 聊天 E 阅读 F 健身、保健
13. 在以下医疗康复类设施中，选出您最需要的一项
A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B 医院/养老院
14. 在以下养老服务类设施中，请选出您最需要的 1-2 项[多选题]
A 老年公寓 B 敬老院 C 养老院
15. 您希望在以上养老服务设施内享受哪种服务？[多选题]
A 就餐送餐
B 短暂照护
C 日间服务
D 长期居住
E 其他_____
16. 在日常生活中，选出您最需要的服务类型[多选题]
A 无障碍设施改造 B 陪同看病 C 帮助购物 D 定期体检
E 休闲娱乐 F 再就业 G 社会活动 H 日托服务 I 紧急救助
J 心理护理 K 康复锻炼 L 家政维修 M 医疗保健 N 生活照料
17. 在您接受上述服务时，在身体情况允许下是否愿意为其他老人提供帮助。
A 是 B 否
18. 您平时生病在哪里就医（ ）
A 县级以上医院 B 乡镇卫生院 C 村卫生室 D 私人诊所
19. 您享受到的医疗保健服务（ ）【可多选】
A 定期体检 B 陪同就医 C 上门看病
D 紧急救援 E 康复护理 F 健康知识讲座
20. 您享受到的精神慰藉服务（ ）【可多选】
A 谈心聊天 B 相互慰问和心理疏导 C 民间信仰 D 文体娱乐

三、乡村养老互助模式参与情况

2

21. 您所在的村委会是否进行过关于农村互助幸福院的宣传。
A 有 B 没有
22. 您会有孤独感吗？
A 经常 B 有时 C 从不
23. 您对互助幸福院的参与现状是
A 已参与 B 未参与
24. 您认为参加互助幸福院的原因是什么
A 独居很孤单 B 家庭关系不和谐 C 不想给子女造成负担
D 老年人更容易交流 E 村集体宣传到位
25. 您认为农村互助幸福院吸引您的是哪方面
A 精神慰藉方面（比如子女常年不在身边）
B 生活环境方面（比如同龄人易交流）
C 资金支持方面（比如养老院花钱少）
D 社会参与方面（比如义工活动丰富）
E 医疗保障方面（比如村卫生室定期巡诊）
26. 您认为农村互助幸福院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A 精神慰藉方面（比如远离子女）
B 生活环境方面（比如基础设施差）
C 资金支持方面（比如资金分摊及去向不明）
D 社会参与方面（比如志愿服务次数很少）
E 医疗保障方面（比如冲突事件责任认定不明）
27. 您最希望农村互助幸福院给予哪些社会支持
A 精神慰藉方面（比如建立与子女沟通桥梁）
B 生活环境方面（比如增设娱乐设施）
C 资金支持方面（比如减免部分日常花销）
D 社会参与方面（比如吸引志愿者和公益性组织）
E 医疗保障方面（比如增加医疗知识指导、心理咨询）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Z]. 国发〔2019〕25号, 2019.

[2] 白维军, 王欢. 分层分类: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制度创新与路径构建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3): 91-98.

[3] 郭静, 罗瑞, 郭宇濛, 徐艺珊, 朱琳.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孤独感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3, 44(7): 1086-1091.

[4] 代秀亮. 农村互助养老: 社会基础、历史演进与发展路径 [J]. 社会保障评论, 2025, 9(2): 97-110.

[5] 严红. 农村内生式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逻辑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3): 103-115.

[6] 张世青. 从冲突到协调: 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4(1): 114-123.

[7] 李根, 李腾飞. 不确定性共担: 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逻辑及其类型化研究 [J]. 人口研究, 2024.

[8] 王辉. 农村互助养老长效机制: 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2): 65-75.

[9] 陈义媛.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68-78.

[10] 汪龙鑫, 钟丹, 陈涛. 重构社会基础: 结构—行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行动逻辑 [J]. 人口研究, 2024.